

首相宅邸裡的瑪丹娜?
英國報紙如何再現柴契爾與女性主義之間的關聯

康庭瑜
政治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
tykang@nccu.edu.tw

壹、前言

柴契爾(Margret Thatcher)在1975到1990年間擔任英國保守黨黨魁,在1979到1990年間擔任英國的首相。是二十世紀中,任期最長的一任首相,也是英國歷史上第一位和唯一一位的女性首相。父親在英格蘭中部經營雜貨店,二十一歲那年她自牛津大學的全女子學院畢業,其後經歷了短暫的化學家和律師生涯,即與經商的丹尼斯柴契爾結婚。爾後成為國會議員,五十歲那年出任保守黨黨魁,其後旋即贏得選舉出任首相。當時的英國政壇,是男性和菁英階級專擅的場域,保守黨的性別和階級規則則更為嚴峻。柴契爾的原生家庭的階級背景,和她的性別屬性,在當時英國政治場域中取得政權,被認為是非常稀有的,她不僅是英國唯一的一位女首相,更是保守黨少數非菁英階級出身的領袖。

在國際政治方面,她的談判風格使得蘇聯的紅星報稱呼她為鐵娘子(the Iron Lady),她硬頸強勢的領導形象此後便成為她各種媒體再現中的基調(Blair 2013)。在內政方面,柴契爾支持私有化並打壓工會,武力鎮壓北方礦業的工人運動,這使得她被描述為英國政治裡主要的仇恨人物(hate figure)(Smith 2013)。自她當政時期,至她過世之時,英國大眾文化時常將她描述為女巫(Ding dong, the witch is dead)、婊子(crazy old bitch)(Hall 2013)。這些再現總是隱隱約約地和她的性別相互關聯。

2010至2012年電影鐵娘子籌備開拍與上映,2013年柴契爾過世。這兩個事件都再一次引起英國媒體討論柴契爾的性別氣質,以及她與女性主義之間的關聯。這當中,許多討論都環繞在一個問題之上,即,柴契爾是女性主義的典範人物嗎(Is Thatcher the ultimate feminist icon)?

本文的研究問題將環繞著這個討論開展——「柴契爾是女性主義的典範人物嗎」,不同政治、經濟和社會立場的報紙如何回答這個問題。本文分析英國報紙中(Daily Mail、The Guardian、The Independent、The Daily Telegraph),討論柴契爾與女性主義關聯的文章,指出它們怎樣想像柴契爾和女性主義之間的關係。

本文的分析將試著指出,在各報關於柴契爾的討論裡,這些不同立場的報紙所描繪的柴契爾相當一致,然而,它們所想像的女性主義核心內涵,卻是非常不同的。這使得它們

在討論這首位女性領導人和女性主義的關聯時，呈現出非常不同的立場。也因此，更精確地描述，這不只是一個關於如何再現柴契爾的研究，它也許更是一個關於如何再現女性主義的研究。

本文的主要發現指明，右傾的兩家報社，*Daily Mail* 和 *The Daily Telegraph*，將女性主義描述為個人式的、新自由主義式的女性賦權，即，女性主義實踐作為一種個別的女人克服集體的父權結構限制而向上流動，強調女性主義作為一種「女人我可以」的氣質和態度，因而肯認柴契爾作為女性主義典範人物的可能。而左傾的兩家報紙，*The Independent* 和 *The Guardian*，則將女性主義描繪為集體主義式的女性社會連帶（*female solidarity*），將女性主義描繪為一種具有政治能動性的集體行動，追求性別結構的整體性改善與變遷，並強調社會公平在女性主義中的角色，因而主張柴契爾指向一切與女性主義相反的事物和立場。¹後者反映第二波女性主義的核心價值，前者則帶有新自由主義式的後女性主義想像。

貳、文獻回顧

妻子、母親、和首相：再現柴契爾

大眾媒介中的女性政治人物再現研究已累積有數十年的討論。女性政治人物總是在大眾媒介之中缺席，並被扭曲，被象徵性的消除（*symbolic annihilation*）（*Tuchman 1978*）。她們較男性政治人物更容易被負面地描述，公／私領域和男性／女性的二元對應也反覆出現，在再現女性人物的公領域行動時，大眾媒介傾向將這些行動和她們與家庭、家務勞動和男性的私人關係關聯起來（*Adcock 2010; Ross 2002; Sreberny & Van Zoonen 2000*）。

然而，在英國的脈絡裡檢視女性政治人物再現的研究卻是非常少的，特別是質性的研究（*Adcock 2010*）。少數的這類研究，指出英國報業在再現女性政治人物時，傾向將她們性化（*sexualised*）、私人化（*personalised*），其中對男性和女性政治人物使用不同的評價標準，並且在報導核心的政治議題時，傾向排除女性政治人物的聲音（如針對工黨女性政治人物的研究：*Ross and Sreberny 2000; Walsh 2001*；也見 *Mendes 2012*）。

英國女性政治人物的再現研究少，關於再現柴契爾的研究更是幾乎沒有累積深入的專論。僅僅有一些研究在綜論英國和其他脈絡的政治人物媒介再現時，提及了柴契爾。這些研究指出，柴契爾時常被描繪為強勢因而十分陽剛的（*hyper-masculinity*），她並且被呈現為刻意和其他女性保持距離的，這有時被描繪為是她對於父權體系的支持和肯認（*Adcock 2010*）。

總的來說，關於這位英國首位女性領導人的再現，至今仍甚少研究深入討論。此外，也尚無研究此一女性政治人物的性別化的再現和其他議題的再現關聯起來，比如，柴契爾與女性主義的關聯，是近年來大眾媒介——特別是報紙——討論柴契爾時，時常被使用的一個視角。本文因此由此切入，分析當柴契爾被和女性主義關聯起來時，她的再現會發生哪些轉變或不轉變，而這與報紙再現女性主義的方式又有什麼關聯？

¹ *Daily Mail* 以下稱 *Mail*，*The Daily Telegraph* 以下稱 *Telegraph*，*The Independent* 以下稱 *Independent*，*The Guardian* 以下稱 *Guardian*。

再現女性主義：英國脈絡

要討論報紙是否將柴契爾呈現為一個女性主義的典範人物，這個研究問題，除了關於女性政治人物或柴契爾如何被再現，它也牽涉到女性主義如何被再現。

女性主義在大眾媒介中有各種不同的再現。在英國的脈絡裡，什麼是報紙所想像的女性主義，隨著時序的進行而發生改變。而這個再現的轉變，恰恰呼應了英國歷史脈絡中，自六零年代到近年，女性主義內部和外部的變動。即，由第二波女性主義轉往第三波女性主義和後女性主義的歷時性過程。許多人都能同意，在近代英國歷史中，女性集體行動挑戰父權結構政治上最活躍的時期——通常被稱作是第二波女性主義，在英國，它約莫是在六零年代發生的（Bryson 2003; Mendes 2012）。²這時期的女性主義的訴求多半環繞在女性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權利，如何透過結構性的變遷，來獲得改善。這個時期的女性主義再現，有許多負面和扭曲的呈現，或將女性主義再現為偏差（Douglas, 1994; Freeman, 2001; Goddu, 1999; van Zoonen, 1992）。

第三波女性主義則被認為是緊接著第二波女性主義出現，然而，它的內外部發展卻叫第二波來得分歧。首先，關於甚麼是第三波女性主義，就有許多不同的定義。第一種定義之中，有論者把第二波女性主義之後，女性主義學術界和社會運動界受到後現代主義的影響，看作是第三波女性主義的核心內涵，這同時也包括了女性主義——作為一種研究領域和作為一個社會運動——對多元和差異以及後殖民主義的關切（如：Ang 1995; Gill 2007; Gill and Scharff 2011）。在第二種定義之中，第三波女性主義有時也與後女性主義被混同著討論，認為它們都指向一個強調「女力」（girl power）的文化。這種文化揚棄前一代女性主義者透過政治手段來爭取平權的取徑，轉向一種自我優先（me first）的文化。它強調一種「我可以」、「女人可以」的生活態度（can-do attitude），透過消費選擇的自主來實踐女性的能動性，並對自我身體美學的進行高度的監控與要求（Gill 2007; Gill and Scharff 2011; McRobbie 2007）。這一種關於第三波女性主義的定義，將它與後女性主義緊緊關聯在一起，並認為它們是對第二波女性主義的反撲，將之前女性主義的訴求去政治化並且瑣碎化，將它坐落在瑣碎的日常生活消費文化之中（Genz and Brabon 2009; McRobbie 2007）。很多作者也主張，這一種對於第三波女性主義／後女性主義的界定，也與新自由主義密切相關。新自由主義除了作為一種鉅觀的政治和經濟典範，它有時也被當作一種主體意識（subjectivity）來進行分析。新自由主義主體意識（neoliberal subjectivity）一詞被發展出來，用以指明，在新自由主義的時代之中，或有傅柯學派的作者稱之為在新自由主義治理性（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之下，個人被規訓成為高度理性的行動者，他們算計而自律，在日常生活選擇之中極大化利益（Gill 2008; Ong 2006; Rose 1996; Walkerdine et al., 2001）。而這不僅僅在他們經濟生活之中發生，更橫跨了他們日常生活之中的各個面向（Gill 2008）。而這些對於日常生活選擇理性的偏好，和對自我的自律，以及透過自律和選擇極大化回報的傾向，都與第三波／後女性主義息息相關（Gill 2008; Gill and Scharff 2011）。相較於第二波女性主義強調集體行動和透過政治方法對結構的挑戰，這一種第三波／後女性主義的定義強調個人的選擇、個人自由、和個人責任（Tyler 2011），因此後者也被許多作者稱為新自由主義邏輯的女性主義，將女性主義坐落於消費的選擇、個人歷史偶然性的成就、追求個人成就做為賦權和解放、而非追求集體結構的改變（Gill and Scharff 2011）。

²雖然許多學者都同意，由於女性的集體反抗（在西方）有數百年的歷史，女性主義是何時開始的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Bryson 2003; Mendes 2012）。

相較於六零年代媒體所再現的第二波女性主義，千禧年之後關於報紙再現的第三波/後女性主義的研究，它們的發現也相對分歧。一方面，一些研究指出，如同六零年代報紙所再現的第二波女性主義，第三波女性主義一樣被再現為不必要和偏差的 (Redfern and Aune, 2010; Varvus, 2002, 2007; Walter, 2010)。另一方面，也有報導將第二波和第三波/後女性主義對立起來，將前者描述為老派 (old-school) 和激進，而後者為新、現代並性感的女性主義世代 (Menses 2012)。

在六零年代到八零年代間，英國報紙所描繪的女性主義，無論是正面評價女性主義或是負面評價它，多半是關於集體行動，包括：女性權益相關的靜坐、抗議、辯論、抵制、會議、遊行等 (van Zoonen 1992; Mendes 2012)；而許多兩千年之後的女性主義相關報導和評論，則較多私人的、個人化的、去政治化的女性主義想像，女性主義被想像為一種個人的人生態度，它是有趣的、是個人面對結構困境時候的勇氣和能力、一種個人的「我可以」人生哲學 (can-do attitude) (Dean 2010; Douglas 2010; Mendes 2011, 2012)。此外，兩千年後的女性主義報導強調「女性氣質的再發現」(rediscovery of femininity)，「我們新一代的女性主義者認為我們就和男人一樣，只是我們擁有男人沒能擁有的-女性氣質」(Pool 2008)。女性氣質不被認為是父權體制下的社會建構，而是有趣、有益、甚至有用的、值得被女性擁抱的本質 (Gill 2007; McRobbie 2009)。

總的來說，英國報紙所想像的女性主義，自六零年代起，至千禧年後後女性主義在大眾文化之中盛行，經過了波折與轉變。整體來說，這個變遷有兩個趨勢。第一，在量的趨勢上，報紙作為重要的公共領域，在這四十年間，逐漸減少對於女性主義的討論和關注 (Mendes 2011, 2012)。第二，在質的趨勢上，關於甚麼是女性主義的內容，在四十年間發生了重要的轉變。女性主義的再現的內涵，從一個高度政治化的集體行動和激進的社會運動，變為一種個人的人生態度和選擇，甚至是消費選擇，這個再現歷經了去政治化和去激進化的過程 (Mendes 2012)。

總結以上，英國大眾媒介再現女性主義，自六零年代至近年，有一個歷時性的轉變，而這個轉變呼應了第二波女性主義轉向第三波/後女性主義的歷史發展。兩者在英國報業中的再現，則有相同和相異之處。相同的地方是，兩者皆經常被負面地呈現，相異的是，在近年的歷時性研究中發現，前者時常被描述為不必要、過分激進的集體行動，並且是過時的，而後者則時常被呈現為有趣、性感的個人選擇，而且是符合時代的。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大眾媒介再現女性主義的研究之中，有些聚焦於自六零年代始第二波女性主義時期的再現，有些聚焦於近年的女性主義再現，也有少數的歷時性研究比較兩者，然而，這些分析比較了不同時期的再現，卻甚少注意同一時期之中，不同立場和歷史的報紙在呈現和評價女性主義時，其間潛在互斥的觀點。此外，新聞如何將女性主義和女性政治人物關聯起來呈現，這樣的研究聚焦也是尚未有文章探問。而這些正是本文研究問題所欲回答的問題。

參、研究方法

本文於英國五大報 (broadsheet) 和五小報 (tabloid) 中搜尋關鍵字 Thatcher, feminism。³為求於搜尋結果中選取最相關的文章，因此僅選取近四年標題或副標題中含有 feminism

³ 包含紙本和電子版本。

或 feminist 的文章。⁴分別在 Daily Telegraph, Daily Mail, The Independent, 和 The Guardian 找到五篇文章, 進行論述分析。⁵文章列表如下:

	刊登日期	標題
8, April, 2013	Daily Telegraph	Margret Thatcher: ultimate feminist icon – whether she likes it or not
3, February, 2012	Daily Mail	Why the iron lady was the ultimate women’s libber
10, April, 2013	The Independent	‘Feminists should weep’ at the death of Margret Thatcher – and why would that be, exactly?
5, January, 2012	The Guardian	Margret Thatcher: a feminist icon?
9, April, 2013	The Guardian	Margret Thatcher was no feminist

表一: 文章來源與資訊

報紙	政治傾向	政黨支持 (2009 年選舉)
Daily Telegraph	中間偏右 Centre-right	保守黨 Conservative
Daily Mail	右傾 Right-leaning	保守黨 Conservative
The Independent	中間偏左 Centre-left	無 N/A
The Guardian	左傾 Left-leaning	自由民主黨 / 工黨 Liberal Democrat / Labour

表二: 報紙政治立場與政黨傾向
來源: BBC News 2009

肆、分析

在討論柴契爾是不是女性主義典範的文章之中, 部分文章認為她是女權的維護者, 而其他文章則持否定的看法, 分述如下:

柴契爾作為女權維護者

Daily Mail 和 Telegraph 的幾篇文章將柴契爾執政描繪為對女權有益的, Telegraph 並稱柴契爾為終極的女性主義者典範 (ultimate feminist icon), 其肯認的論述主要有三:

⁴ 選取近四年文章是欲聚焦於自電影鐵娘子開始拍攝, 上映後至柴契爾過世後這個期間, 此一期間引發英國媒體重新開始討論和評價柴契爾, 和她的性別角色。

⁵ The Times 於 2010 年 10 月亦刊登 Thatcher and feminism: the sisters should be grateful, 但本文作者未能取得此文章的閱讀權限, 故未納入分析。

一、 女性政治人物的象徵性功能。

即，政治人物若由女性來擔任，則具有象徵性（symbolic）作用，使得社會對女性從政可建立角色典範（role model），進而常規化（normalizes）女性參與政治的行為。女性參政不再被認為是非常態，而使得其他女性能在社會化過程之中，開始能想像自己公領域的參與的可能，甚至是公領域參與做為一種職業的可能。認為柴契爾身為生理女性，她出任首相職務，即朝向常規化女性參政的方向發展：

柴契爾夫人向其中一個小女孩說：「親愛的，妳長大想要做什麼呢？」小女孩回答：「我想要像妳。我想要成為首相。」這絕對是柴契爾最偉大的成就之一。⁶

（Daily Mail）

當柴契爾夫人拿下了首相的位置，忽然間英國所有的小女孩知道她們也能夠當英國的領導者。女人當首相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首相也不是一種只保留給男人的職業。⁷

（Telegraph）

二、 個人選擇和新自由主義的競爭語言。

除了肯定柴契爾執政的象徵性功能，這些主張柴契爾是女性主義典範的文章，也以正面的方式，描繪柴契爾如何透過各種個人的選擇，而克服父權結構的限制。即，讚揚她在一個男性霸權的政治場域裡，靠著自身努力和天資，終能克服那時父權宰制的政治環境，而能勝出，比如：

那時，在她的政治生涯向上攀爬的過程中，柴契爾夫人必須一日復一日地忍耐地方議會追問她關於她的小孩和先生的問題。儘管如此，她仍然成功地達到那種時代看來不可能達成的事情。⁸

（Telegraph）

⁶ Lady Thatcher said to one of the [little girls]: “What do you want to be, dear, when you’re grown up?” The girl replied, “I want to be like you. I want to be Prime Minister.” That is surely one of her greatest achievements.

⁷ Once Lady Thatcher took office, suddenly little girls across the UK knew that they too could be the leader of Britain. It wasn’t off limits and just a job reserved for men.

⁸ Lady Thatcher had to repeatedly put up with questions from people at local council meetings, on her way up to the political ladder, asking where her children and husband were. But nevertheless she still managed to achieve what had seemed out of reach until then.

儘管自 1919 年以來就有女性國會議員了，〔在柴契爾參政的年代〕她們融入國會政治的程度僅僅是一間小茶房，專給「女性成員」使用。這些細節都指出了她們是如何的被當時的政治環境排除，在那時，絕大多數的政治事務的處理與討論都在男性國會議員專用的酒吧進行——對女性國會議員來說，那是一個只比男廁容易進入一點點的空間。⁹

(Daily Mail)

為了能被聽見，柴契爾明白她必須成為這個房間裡面最有準備的人。「我們〔女人〕必須讓他們知道我們比他們還要好」，一次她對反對黨的政治人物雪莉威廉絲說。¹⁰

(Daily Mail)

這個論述強調實力主義 (meritocracy)，強調個人的優勝劣敗可以挑戰結構的限制。論述首先鋪陳當時男性霸權宰制的政治環境，進而描繪女性政治人物作為個人如何透過個人的秀異和努力，而突破結構限制。這種論述強調一種個人式的 (individualistic) 的能動性，即，不透過對結構的整體改變與挑戰，而讚揚個人使用天賦和技巧突破結構限制的能力，因而不是強調集體主義 (collectivism)，而是強調與之相對的個人式選擇與個人行動。「我要比男人還有能力」，這種「我可以」的態度 (can-do attitude)，強調即使結構是父權的，個人具備能力和勇氣而個人能超越結構限制，則就是女性主義的典範。這個論述隱含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的邏輯，即「個人自由，選擇，公平競爭，和個人責任」(Tyler 2011:22)。強調「我可以」的態度 (can-do attitude) 是女性主義典範，也與第三波／後女性主義的內涵相符。

三、性與性別氣質作為武器。

在肯認柴契爾作為女性主義人物典範時，這些文章把柴契爾的各式政治選擇和手腕，描述為幫助他在困難重重的父權結構中向上流動的重要因素，這包括了使用性別氣質和性作為挑戰父權結構的籌碼和戰略，比如：

「在很多情況下，她都非常技巧性地使用『當女人』這件事情，比方說當她需要使她政治上的同事與內閣成員聽從她時。她知道這些私立寄宿學校教育長大的英國男人們，自小受到的教育並不是要他們與女人爭執。」¹¹

⁹ Despite the presence of women MPs since 1919, the extent of their integration into Westminster was a separate tea room for 'Lady Members'. The gesture served to highlight their exclusion since the majority of daily business took place in the Members' Bar, a place only marginally less out-of-bounds to women than the male lavatories.

¹⁰ In order to be heard at all, Thatcher realized that she had to be the best-prepared person in the room. 'We have to show them that we are better than them,' she once told the Labour politician Shirley Williams.

¹¹ 'She uses being a woman pretty skillfully in many sorts of situations, for instance in

在政治的場域使用性與性別氣質達成目標，被描繪為技巧和戰略，是柴契爾挑戰父權結構的個人行動策略的一部分。

總的來說，Telegraph 和 Daily Mail 的幾篇文章都將柴契爾描繪為女性主義的典範。在這個描繪中，女性主義被想像為是個人式的（艱困的父權政治結構中，憑著個人天賦和努力而能突破），而非結構的挑戰與轉變。此外，性別氣質和幸被認為是用來突破父權政治環境的策略之一。這些描繪，揭示了這些文章將女性主義再現為強調透過個人理性選擇等新自由主義式的自我實現論述，這與第三波/後女性主義隱約相合。

柴契爾作為女性主義的敵人

Guardian 和 Independent 的幾篇文章則都將柴契爾描繪為女性主義的敵人，包括了以下幾種論述：

一、 女性連帶作為女性主義核心

柴契爾被描繪為缺乏女性連帶，而女性連帶（solidarity）在這個論述裡被認為是女性主義的核心，柴契爾因此被描繪為缺乏女性連帶的女性主義公敵。女性連帶在這裡這有幾個不同的面向：第一，女人之間在私領域的連帶；第二，女人們在私領域的連帶關連到公領域公共決策的連帶；第三，女性政治人物和女權運動團體的連帶。

第一，關於私領域中女性連帶的面向，Guardian 和 Independent 將柴契爾再現為缺乏私人生活中的女性情誼，透過對她的私領域生活的描繪，描繪她為日常生活中的厭女者（misogynist）：

她一直都是一個「男人的女人」，總是扮演媽媽的角色，被她內閣中一群奉承的馬屁精包圍…… 她也是一個爸爸的小女兒，爸爸對她的影響比媽媽對她的影響多，她也被認為喜歡她的兒子多於她的女兒——不禁讓人想問，她到底有沒有喜歡女人？¹²

(Independent)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文章強調她私領域缺乏女性情誼，除了顯示這些文章將私領域女性

getting her way with her political and cabinet colleagues. She knew that private-school-educated British men weren't brought up to argue with women'

¹² She seemed always to be a “man’s woman”, playing the role of “Mummy”, surrounded by fawning sycophants in the Cabinet……She was a daddy’s girl more influenced by her father than her mother, and was said to have favoured her son over her daughter – which begs the question whether she liked other women much at all.

連帶想像為成為女性主義典範的核心之外，也回應了過往關於女性政治人物再現的研究，即，在討論女性政治人物時，她們私領域和私人生活的細節，往往被強調，並與她們在公眾事務的決定關聯起來。女性政治人物作為母親和妻子的角色，以及她在私領域的各種社會關係，以及其中的性別氣質展現，被和她們政治場域的表現，緊緊聯繫起來。

第二，這個私領域的厭女形象也進一步地被描繪為她公領域政策缺乏女性連帶的原因，包括他的內閣未任用任何女性，缺乏女性社會福利政策和其他相關立法，包括：托育、家庭暴力、性暴力和獎勵女性參政等，缺乏女性連帶政策決策。

柴契爾是一個崇拜男人的人，她不能忍受任何一個女人汙染她的內閣。她從來沒有說過或做過任何事情來幫助其他女人。¹³

(Guardian)

一個女性主義的典範是支持女人的並且是認同女人的。女性主義的典範會公開地譴責大男人主義和厭女情結。她會關切性暴力、家庭暴力、孩童照護、單親媽媽福利、歧視、性騷擾和性別不平等。柴契爾一項也沒有做到。¹⁴

(Guardian)

柴契爾的一生是一個非凡的關於個人成就的故事。然而，即使她突破了玻璃天花板，她並沒有推動任何政策來使得她後繼的女性同胞能夠跟隨她的腳步。¹⁵

(Independent)

事實上，柴契爾是一個非常鮮明的例子，證明了一個成功的女性並不一定表示女人們從此往前邁進了一步。在十一年間，柴契爾只提拔了一個女人成為他的內閣成員。她偏好男人，那些在相像之中被嘲諷為蔬菜的男人。¹⁶

¹³ Thatcher was a man-worshiper who couldn't bear the stink of one woman poisoning her cabinet. She has never said or done anything to help other women.

¹⁴ A feminist icon is woman-positive and woman-identified. She openly fights machismo and misogyny. On rape, domestic violence, childcare, benefits for single mothers, discrimination, sexual harassment and sexual inequality, Thatcher did nothing.

¹⁵ Margaret Thatcher's story is a remarkable tale of individual achievement, but whilst she may have bludgeoned her through the glass ceiling, she implemented no policies to help other women follow in her footsteps.

¹⁶ In truth, Thatcher is one of the clearest examples of the fact that a successful woman doesn't always mean a step forward for women. In 11 years, Thatcher promoted only one woman to her cabinet, preferring instead to elevate men whom Spitting Image memorably and, in certain instances, accurately, described as "vegetables".

(Guardian)

第三，缺乏與女權團體的連帶使得柴契爾被描繪為反女性主義者 (anti-feminist icon/Guardian)。

與女權組織的連帶，也被描繪為是女性主義者的重要特質。而柴契爾被呈現為缺乏此種連帶。

柴契爾在女權運動的最高峰時期當選了保守黨的領袖，然而，在她的競選中，她和我們的號召、我們的熱情、我們的認同，完全分離。¹⁷

(Guardian)

二、女性主義與社會主義作為天生的盟友

保守黨的柴契爾右傾的私有化政策，使得她被 Guardian 和 Independent 認為是反女性主義的。在此，女性主義被描繪為和社會主義同盟：

女性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天生的同盟。這種同盟關係在女性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永遠不可能存在。¹⁸

(Independent)

她私有化公營事業，使得家庭帳單大漲，並打壓工會。那些礦工的妻子們是不會感謝她的。¹⁹

(Guardian)

柴契爾婚後的資本家階級經驗也被描繪為妨礙她成為女性主義典範的關鍵。她私領域的階級經驗再一次被關連到她公領域的決策立場：

她是一個擁有那種帽子、那種珍珠、那種牙齒、那種高頻聲音的中年女人，而她的政策對兩性同工同酬、墮胎權利等毫無貢獻。她能競選的自由，倚賴的是她富有的先生，和把生兩個孩子的勞動在一次懷孕中就解決的幸運。²⁰

¹⁷ Margret Thatcher became leader of Conservative party at the height of the women's movement, yet she was completely apart from our campaigns, our passions and our identity.

¹⁸ Feminism and socialism are natural bedfellows in a way that feminism and conservatism can never be.

¹⁹ She privatized the utilities, and up went the household bills, and she crushed the unions. The miner's wives didn't have much to thank her for.

²⁰ She was the middle-aged woman with the hats, the pearls, the teeth, the strangled high-pitched voice, and the policies which had nothing to do with equal pay for work of equal value, free abortion on demand or take back the night marches. Her freedom to run for office depends on the traditional accoutrements of a wealthy husband and getting the work of having two children out of the way in one pregnancy.

(Guardian)

第三，用性和性別氣質換取權力不是女性主義。

性別氣質和性用作為向父權結構索討權力的策略，這在 *Daily Mail* 和 *Telegraph* 的文章之中，雖被中性的描述為策略和戰術，但在 *Guardian* 當中，這則被描述為與女性主義相違背的。

對女性主義來說，柴契爾的執政既錯誤又矛盾。她被認為是穿著裙裝的男人。或是一個用性和調情作為傳統武器的女人，好隨時隨地得到他想要的東西。也許這可以算是前衛，需要卡密爾柏吉莉亞才能理解她：她就像是那些柏吉雅家族有權勢的女人，或羅馬帝王的妻子們，把性和權力混同一起。她就是唐寧街首相宅邸裡的瑪丹娜。²¹

(Guardian)

柴契爾並且被描述為「唐寧街首相宅邸裡的瑪丹娜」。瑪丹娜被許多性別研究者描述為以性奪權 (sex for power) 在大眾文化中的重要典範，有第三波/後女性主義文化評論家 (卡密爾柏吉莉亞) 肯定此種女人以性奪權的典範，認為這是個人能動性的展現 (Paglia 1990, 1992)。然而，在 *Guardian* 對柴契爾的討論之中，使用性和性別氣質奪權，被批評為與女性主義典範相違背的。*Guardian* 文章中所想像的女性主義，與 Paglia (1992) 等第三波/後女性主義評論人所讚美的女性主義，非為同一。

總的來說，*Guardian* 和 *Independent* 在描繪柴契爾和女性主義關聯時，其再現的女性主義，反映了許多第二波女性主義的重要內涵，即：女性連帶、集體行動、公領域政策和整體結構挑戰等。柴契爾的政治成就在此被認為是個人式的歷史偶然成果，與集體行動和社會連帶無涉，亦與鉅觀的性別結構變遷無涉，因而被認為是與女性主義典範相違反的。

伍、小結與討論

總而言之，*Telegraph* 和 *Daily Mail* (右傾的兩報) 的幾篇文章，都將柴契爾再現為女性主義的典範，這種描繪將女性主義呈現為一種關於個人特質和成就的追求，在父權結構之下仍能成功。女性主義作為一種個人策略、人生態度和選擇，強調第三波/後女性主義中關於新自由主義邏輯的性別面向。相對的，*Guardian* 和 *Independent* (左傾的兩報) 的幾篇文章，都將柴契爾再現為女性主義的敵人，這個描繪將女性主義想像為女性連帶集體合作對於父權結構進行政治性的挑戰，和性別結構的整體改變。強調集體行動和社會連帶，強調第二波女性主義的核心價值，並強調社會主義與女性主義的同盟關係，而

²¹ Thatcher's premiership was a wrong, contradictory note for feminism; we regarded her as a man dressed up in a skirt suit. Or a woman who used the traditional weapons of sex and flirting to get what and where she wanted. Perhaps she was ahead of her time and it needed Camille Paglia to understand her: she was one in a long line of powerful femme fatales like the Borgias or certain wives of Roman emperors who fused power with sex. Madonna in Downing Street.

這也許與英國女性主義發展和社會主義發展的時間與社群的歷史有關。

這些研究發現，一部分覆證了過往關於再現女性政治人物的研究，另一些部分補強也挑戰了既有的研究發現。覆證的部分是，柴契爾的再現——即使是關於她公眾事務的決策和表現——往往都被與她的私人生活（家庭關係、性別氣質、友誼、身體裝扮等）關聯起來討論。無論是左傾或右傾的報紙皆然。而本研究挑戰和補足過往研究的部分是，過往討論大眾媒介如何再現女性主義的研究，多半指出，新聞報導和評論多半將女性主義負面地呈現。與此相比，本文發現在 2010 年以降的英國報紙之中，在呈現柴契爾究竟是不是女性主義典範時，英國報紙並沒有負面、汙名式地呈現女性主義，無論是左傾或右傾的報紙，都將「女性主義典範」（*feminist icon*）正面地呈現。然而，傾向和立場不同的報紙，卻對女性主義與柴契爾的關聯抱有完全相反的立場，左傾的兩家報紙對女性主義內涵的想像與右傾的兩家報紙恰恰相反，因此對「柴契爾究竟是不是女性主義者」此一提問，產出完全對立的見解。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的論點，並非試著指出在柴契爾相關的討論以外的更廣的英國脈絡中，左傾的報紙皆擁抱集體行動式的第二波女性主義想像，而右傾的報紙則都擁抱新自由主義式的第三波／後女性主義描繪。事實上，這些文章僅僅能揭示這些立場各異的報紙如何在柴契爾的例子裡想像女性主義，這也許與各種傾向的報紙和柴契爾政權和保守黨的互動有關。這些想像當然未必是這些報社在柴契爾案例之外處理女性主義的方式，未必能推論這就是左傾報和右傾報對女性主義內涵的想像。到目前為止，討論英國（甚至包括美國）報紙如何呈現女性主義時，幾乎沒有研究追問不同政治經濟立場的報紙之間，再現女性主義的差異（或無差異），這也許是需要未來研究繼續挖掘的問題。

參考文獻

- Adcock, C. (2010) "The politician, the wife, the citizen, and her newspaper: rethinking women, democracy, and media(ted) representation",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0(2): 135-159.
- Ang I (1995) "I'm a Feminist but ...": 'other' women and postnational feminism", in Caine B and Pringle R (eds) *Transitions: New Australian Feminism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Blair, D. (2013) "Margaret Thatcher: the Iron Lady's pivotal role in ending the Cold War", *The Daily Telegraph*, 8 April 2013.
- Bryson V (2003) *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Dean, J. (2010) "Feminism in the papers: contested feminisms in the British quality press",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0(4): 391-407.
- Douglas S (1994) *Where the girls are: growing up female with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Three Rivers Press.
- (2010) *The rise of enlightened sexism: how popular culture took us from girl power to girls gone wild*.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 Freeman, B. (2001) *The satellite sex: the media and women's issues in English Canada*,

1966–1971. Waterloo: Wilfred Laurier Press.

Genz, S. and Brabon, B. (2009) *Postfeminism: cultural texts and theori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Gill, R. (2007) *Gender and the media*. Cambridge: Polity.

Gill, R. and Scharff, C. (2011) "Introduction", in Gill, R. and Scharff, C. (eds.) *New femininities: postfeminism, neoliberalism and subjectivity*. London: Palgrave.

Goddu, J. (1999) "Powerless, public-spirited women', 'angry feminists', and 'the Muffin Lobby': newspaper and magazine coverage of three national women's groups from 1980–1995",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4(2): 105–126.

Hall, M. (2013) "Anti-Margret Thatcher song Ding Dong! The Witch is Dead fails to reach number one", *The Telegraph*, 14 April 2013.

MacKinnon, K. (1992). *The politics of popular representation: Reagan, Thatcher, AIDS, and the movies*. Rutherford: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McRobbie, A. (2007) "Post-feminism and popular culture: Bridget Jones and the new gender regime", in Tasker Y and Negra D (eds.) *Interrogating Post-Femin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2009) *The aftermath of feminism*. London: Sage.

Mendes, K. (2011) *Feminism in the news: representations of the women's movement since the 1960s*. London: Palgrave.

—— (2012) "Feminism rules! Now, where's my swimsuit? Re-evaluating feminist discourse in print media 1968-2008",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4: 554-570.

Norris, P. (1997) *Women, Media and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Ong, A. (2006) *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 mutations in citizenship and sovereign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Pool, H. (2008) "Nancy Hell'Olio explains why her new brand of feminism means she still expects men to open the car door for her", *The Guardian*, 22 May 2008.

Rose, N. (1996). *Inventing Ourselves: Psychology, Power and Personhoo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ss, K. (2002) *Women, Politics, Media: Uneasy Rela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Hampton Press, Cresskill, NJ.

Ross, K. and Sreberny, A. (2000) "Women in the house: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British politicians", in Sreberny, A. and van Zoonen, L. (eds.) *Gender, Politics and Communication*. Hampton Press, Cresskill, NJ.

Rowbotham, S. (1972)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Smith, A. (2013) "A heroin and a hate figure – for better or worse, Baroness Thatcher remade her nation", *The Independent*, 9 April 2013.

Sreberny, A. and Van Zoonen, L. (2000) *Gender, Politics and Communication*.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Tuchman, G. (1978) "The newspaper as a social movement's resource", in Tuchman G., Daniels, A. K., and Bennett, J. (eds.) *Hearth and Home: Images of Women in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yler, I. (2011) "Pregnant beauty: maternal femininities under neoliberalism", in Gill, R. and Scharff, C. (eds.) *New femininities: postfeminism, neoliberalism and subjectivity*. London: Palgrave.

van Zoonen, L. (1992) "The Women's Movement and the media: constructing a public identity",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7(4): 453–476.

Walkerdine, V., Lucey, H. and Melody, J. (2001) *Growing up Girl: Psychosocial Explorations of Gender and Class*. Basingstoke: Palgrave.

Walsh, C. (2001) *Gender and discourse: language and power in politics, the church and organisations*. Edinburgh: Pearson Education.